

文學短論



中華民國二十二年二月再版

▲文學短論▼ 全一冊 定價大洋四角

著作者 胡 懷 琛

出版者 大 中 書 局

印刷者 大 中 書 局

分局 南京太平路
杭州羊壩頭 大 中 書 局

分發行 各省各大書局

版權不准
所有翻印

總發行所 上海 白克路九
如里七號 大 中 書 局

外埠代售處 各省 大 書 局

文學短論自序

這幾篇短論，是我三四年來，研究文學的成績，無論好不好，總是一種成績。

以前是東一篇，西一篇，在報紙發表的。發表以後，我把他搜集來，訂在一冊；被友人看見了，說要拿去出版，我說：就是不好，也早已被人家看見過了，又何必必要「藏拙」呢？萬一有幾篇是好，那更有出版的必要了。

因此，便給他拿去出版，內容雖然不一，但都在文學範圍以內；而篇幅雖然長短不一，但都沒有上一萬字一篇的。所以便題了一個名字，叫做文學短論。

本來在文學裏，研究又是一件，創作又是一件事；這一層在本書裏，有一篇文學界的四個問題，已經說得很明白，我這本書，是偏於研究的，不是創作。喜歡研究文學的朋友們，或者可以拿他做一種參考品，我的話對，固然可以直接得到一點益處，若是我的話不對，也可以研究中國今日的文學界爲甚麼有這樣的議論。

文學短論 自序

民國十三年四月胡懷深自序。

文學短論

目次

文學界中的四個問題

三個古文家中的小說家

中國古代的白話詩人

林黛玉葬花詩考證

人爲甚麼要作詩

詩歌與感情

新舊文學調和的問題

中國文學溯源

小詩的成績

文學短論 目次

再論小詩

何謂小說

中等學校國文科選擇教材之討論

擺倫 易實甫 何海鳴

鏡花緣之小考證

小說中狐狸之研究

明朝的官場現形記

論『西洋記』

林譯小說的兩種讀法

水滸紅樓夢的版權問題

替施耐菴曹雪芹說話

因『小說年鑑』所發生的感想

影戲與小說的進步

小說家與非小說家

敬告同志

給某先生的信

給柯一岑的信

再給柯一岑的信

國文典表解序

中國文學史略序

唐人白話詩選自序

古今白話詩選自序

雜記九則

說粵語

文學短論 目次

他她牠之研究

古文今譯之管見

與家兄樸安論段玉裁說詩

文學之體相用

文學短論

文學界的四個問題

我發表這篇論文，並不希望人人都贊成我底主張，不過發表我底主張，以供給他人參考罷了。所謂四個問題，就是：（一）原理與創作；（二）考證與創作；（三）介紹與創作；（四）批評與賞鑒。現在挨次說來：

（一）原理與創作

原理，就是文學底原理：像「文學是甚麼？」「文學和人生有甚麼關係？」這都是文學原理。不明白文學原理的，往往做出許多無謂的作品來，這一層差不多人人都知道了，不用再說。但是從反面說來，也有一種人，原理是很明白了，作品却又不好。這是甚麼道理呢？我以爲原理是原理，作品是作品，是兩件事，不是一件事，儘管明白了原理，不能有好的創作，也許不明白原理，只管任情做去，反能做出好的作品來。因爲原理是研究「

文學是甚麼？」「文學和人生有甚麼關係？」這是哲學裏底一部份。作品乃是文學底本身。我們只憑直覺的觀察，去發揮自己底感情，哪裏管得甚麼原理不原理？就中國說：屈原，陶淵明，李太白一班人，他們底作品，不能說不好，但是不會聽見他們有甚麼討論文學原理的話。國風裏的作者，更不用說了。就西洋說，在希臘時，亞里斯多德（Aristotle）著了一部論詩的書，（*Poetics*）然亞里斯多德，卻不會做詩。荷馬（Homer）是個著名的詩人，卻不會聽見說，他明白文學原理。因為亞里斯多德，是個哲學家，不是詩人；荷馬是個詩人，不是哲學家。一個人能兼做哲學家和詩人，固然極好，如不能兼，也無妨各做各的事。

然有人問我道，『不明白原理，便要做出許多無聊的作品來；中國底文人，犯這個毛病的人尤其多。所以不得不提倡明白原理。』我道：『提倡是極好的事，不過不可誤會，以為不明原理的人，便不能有好的作品。況且，只要所見的好作品多，自己又有真的感情，也自然不會有無聊的作品做出來。又何必弄明白了原理，才能創作呢？』

（二）考證與創作

我們對於古人底作品，常常用些考證的工夫；然考證是史學裏的一部份，也不是文學底本身。文學底本身，只有創作。要讀古人底作品，固然有許多地方要知道作者底人格，和他們所處底環境；然也儘有許多作品，只管讀作品，不必問作者的。

況且用了考證的工夫，也未必能幫助自己底作品，使彼更好。因為考證是死工夫，創作要有活潑的精神，要有自由的思想；兩件事是相衝突的。雖然也有人，兩種工夫都做得好；然不能說，『不用考證工夫，便不能讀古人底作品，古人底作品且不能讀，更談不上創作了。』

總而言之：原理，考證，創作，三部份都是重要的；然性質不同，不必一人兼顧。而且原理是哲學，考證是史學，創作是文學底本身，似乎創作更為重要一些。所以我認為創作最要緊！

（三）翻譯與創作

翻譯便是介紹外國文學中底作品，給我們不諳外國文的人看。翻譯的方法，共有兩種：一種是意譯，一種是直譯。意譯，讀者只可以得到作品中所紀的事實；至於文學底本身，仍舊是沒有介紹過來。譬如我們讀林譯底小說，只能知道一件外國底故事，和一些外國底風俗。除此以外，得不到甚麼。試問一件故事，和一些風俗，是不是文學底本身？決計不是！這個很容易證明：譬如將林譯底小說，選出一篇，將書中底人名，地名，改為中國底人名，地名；將特別的風俗，和中國習慣不相同的地方，盡行刪去；那麼竟看不出是從外國小說翻譯出來的。從這一點看來，可見他所介紹的不過是幾個外國人名地名和一些外國風俗；文學底本身，仍舊沒有介紹過來。我們研究外國底文學，是不是丟了本身不管？我想決不是！而且以前用意譯法所譯的文學作品，小說，戲劇居多數；詩歌極少極少。固然因為音節的關係，詩歌難譯；其實不但是這個關係；另外還有一個緣故：小說，戲劇，總有一件事實，所以譯的人，可以把彼底事實拿中國文寫出來；詩歌往往空空洞洞沒有一事，只表現一種感情，這感情，即偶在文學底本身中，丟了本身，無法可以介紹得過來，

這也是詩歌難譯的一個原因。照此看來：研究文學的人，看意譯的作品，是沒有意思的。

那麼用直譯罷！但是直譯也有種種不妥的地方，既然不識外國字，便去讀一字一句的直譯的作品，實在是讀不懂，尤其中國底文法和西洋底文法，相隔太遠，這不怪譯的人筆墨不好，實在是一件沒辦法的事。倘然他要使得人家能看懂，那便是意譯而不是直譯了。

在這個沒辦法的中間，我們要尋出一個辦法，便是要賞鑒英國文學，直接讀英文，要賞鑒法國文學，直接讀法文。除此以外，沒有完全好的方法。這一層既不容易做得到，只好用第二個方法。便是略學一些外國文，知道彼結構的大意，再去看直譯的譯本。（因為略學一些外國文比較容易些。）

以上所說，是關於翻譯底方法。如今再說翻譯者是居於介紹人的地位，而不是居於創造人的地位，所以翻譯者不必有文學的天才，因為一切都是他人現成底東西，不過借我搬一搬過來罷了。彼固然有相當的價值，然比較創作，總要低一些。（創作不限定照本國底老調來作一篇，也許採取他人底長處，補救自己底短處，另成一種新的風格。）

介紹人對於原作者，當然當要負忠實的責任；不可自由更改，或刪節，否則對不起原作者。

若對於原作品，一部份能彀翻譯，一部份不能翻譯，或者必須參入己見，才能明白；也無妨照做。但是這種翻譯品，不能名為介紹，只好說明是：取某某人底大意，而由自己改編的。如此，既不犯掠美的嫌疑，又不算不忠實。

我們要讀外國底作品，有三種目的：（一）賞鑒外國文學底風格，（二）研究外國文學，（三）取外國文學底好處，融化在本國文學裏，產生一種新的文學。三種目的不同，用功底方法也不同。賞鑒的人，只要取這篇作品，能彀怡悅我底性情，安慰我底精神，便已彀了；其他都不必管。所以要讀外國作品，也無非是要領略一種別樣風格。這別樣的風格，是不是完全外國式，或參以本國式，也可以不必多管。研究外國文學，全是做學問的性質。對於一篇作品，一定要知道他是何國底風格，然後可以研究。至如取外國文學的好處，融化在本國文學裏，生出一種新的文學，也只管多讀外國和本國底作品，並不必分別

出來這是何國，那是何國；因為要如此才能融化。倘然有個外國本國底界限，存在腦中，是永遠不會融化的。

這個問題，本極複雜，不可一概而論。我前面所說的話，似乎稍為清楚一點，不至犯了籠統的毛病；但是我胸中底意思，還嫌不能充分的發表。現在因為篇幅有限，姑且停止；下次有機會，我將再說。

（四）批評與賞鑒

批評與賞鑒不同。批評是要偏觀各種的作品，拿真確的見解，公平的意見來批評誰是誰非；誰好，誰歹。賞鑒是憑我個人的性情，來賞鑒和我性情相投的作品；其不相投的，無妨置之不理。這個意思，也極容易明白，譬如：糖是甜的，鹽是鹹的：本來各有各的滋味。批評的人，必須要嘗了兩種的滋味，而後可以下批評。至於評得對不對，還要看他底見解真確不真確，意見公平不公平。若說到賞鑒，便不必如此了。我底性子喜歡吃鹹的東西，我只管糖不進口；我底性子喜歡吃甜的東西，只管鹽不進口。賞鑒是以我自己底性

子做主體，批評是以真理為主體；賞鑒很可以自由，批評却不可不審慎。

而且批評是一件頂難的事：固然要先明白了文學底原理，而且也要會創作，才能深知此中底甘苦。因為有許多地方，不是親手做過的，決不能明白彼的好，歹，難，易。譬如說糖是甜，鹽是鹹的，到底甜到怎樣地步，鹹得甚麼光景，不是親口嘗試過的人，決不能澈底明白。籠統的斷定糖甜，鹽鹹，固然是不錯；然在知味的人看起來，未免要說他太膚淺浮泛了。因為甜也不止一種，鹹的程度也有高低；現在單拿甜說：甘蔗底甜，決不是等於梨子底甜；梨子底甜，又決不是等於蘋果底甜，倘不一一親嘗，只能評得出一個甜字，決不能說出各種甜底分別來。

文學何嘗不如比！只看看他人底作品，而沒有親手做過，是等於只看看甘蔗，梨子，而沒有親口嘗過。只看而不做，便是知行不能合一，（知行合一之說，和文學極有關係，當另外說明。）不能說是知味。既不能知味，所評的話便未必能中肯了。

三個古文家中的小說家

(一) 緒言

爲甚麼說古文家中的小說家呢？便是在中國文學界裏，有一部的作品，前人叫他做古文，其實現在應該叫他是小說，那麼古文家，當然是小說家了。

本來周秦諸子裏的寓言，便有些像小說，不過在形式上，不會成爲一篇小說的格局罷了。史記中的列傳，也差不多就是小說；後人的文集裏，有價值的作品，更有一大部份應該稱他是小說，最著名的一篇桃花源記，便是一個例。這一層差不多人人都知道，都承認的，不必再說。而清初張山來選虞初新志，他所收的材料，十分之九，是從明末清初人的文集中取來的。同是一篇文章，刻在文集裏，人家便當他是古文看；刻在虞初新志裏，人家便當他是小說看：這是前人對於文學界限不大認清楚的緣故，而張山來獨有卓見，將原有的古文，劃入小說的範圍以內，在那時候，不能不說他是一種創舉了。